



大學衍義

五

四  
十

服部文庫  
117  
2/2  
5





117  
212  
5



皇朝學術義卷之八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長幼之序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瞽瞍

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揜蓋也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

兩笠自擗而下去得不礙後又使舜穿井舜從井

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井

空出去謨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



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象不知登已出故欲以殺舜為已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以此歸之

于戈朕

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

琴朕張朕

使治朕棲

二嫂也棲床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

鬱陶思君爾忼忼

鬱陶猶菴結也忼忼慙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

其于予治

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云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曰奚而不知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此孟子子言曰然

則舜偽喜者與

此萬章言

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

而喜之奚偽焉

此孟子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蒂于其中後

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唯恐發之不蚤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曰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國名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



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蓄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養之也身為天子弟為

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曰

象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此孟子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

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

得有為于其國以暴其民舜之于象仁之至義

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兄謂泰伯以國讓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

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

吳太王沒而不及而後臣按王季之友太伯也蓋因其心之本然非以

其讓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

所為而為之乎使太伯未嘗有讓國之事王季

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

盡其事兄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闡門之內



敬順休洽固產祥隕社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李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

小雅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管叔

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也今郁

李化鄂相承其力故以喻兄弟辨難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辭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于急難其相應如是也

四章曰兄弟閱

于墻外禦其務

閱根也禦禁務侮也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

天討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

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綱繆反復謂

如常棣華鄂之相依春令首尾之相應雖忿聞

于門墻之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愴然閔

惻之至情溫然篤叙之深恩溢于言外其後有



周世賴宗強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搖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恐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

大雅篇名

其一章曰敦

音開

彼行葦

敦聚見行葦也葦盧

類

牛羊勿踐履勿放止辭方苞方體

苞等也體成形也

維葉

泥泥

葉初生柔澤貌

戚戚兄弟

戚戚內相親也

莫逮具爾

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

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以戚戚為內相親唯體之深者惟能識之臣謂祖謙之說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本然後燕樂不為虛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克刺幽王也

小雅篇名

不親九族而奸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駢



駢肉弓。駢駢調和也。翩其反矣。翩反。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遠也。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劬矣。胥皆也。

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裕善也。綽寬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

為瘡。不令不善。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歸不讓至于

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為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於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疎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

傲之矣爾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篤於善

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

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寬裕而不變若不善之

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

矣于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

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

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

人主誠懲肉弓之刺則于兄弟之親可不厚其

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周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

大學衍義 卷之八 大理人倫之正三 六



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縣縣延長貌葛藟二十

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漘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

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杖杜詩晉風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

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無沃所并爾沃曲也有杖之杜杖特

生貌杜其葉滑滑滑潤澤也獨行踽踽踽巨上踽踽無所親也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

無兄弟胡不飲焉飲音次助也一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弑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杖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

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効之所謂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若是則

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疎遠其兄弟而以

他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

詩人曉之曰爾疎其所親親其所疎人亦將莫

我顧矣晉昭公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

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

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他人相飲助乎以

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



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于申國名曰武姜  
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  
 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  
 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姜為之請制也制邑名公  
 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號叔死焉號叔舊號君制乃號之邑號叔恃險而曰他  
 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于百里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雉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存不如  
 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  
 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殞也子姑待之既  
 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鄭邊邑貳謂兩屬公子呂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以言國邑不可欲與大叔臣  
 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皆生他心  
 公同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  
前兩屬邑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邑名言侵地益多也子封曰厚將得  
厚子封公于呂字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于君厚謂土地廣大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日



卒車將襲鄭襲掩其夫人將啓之啓開也言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

步卒七十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段入于鄆亦邑公伐諸

鄆大叔出奔共共亦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謂孔子書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一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穀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

之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

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

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

恐亦止矣

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

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

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

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

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

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

終將軋已以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

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

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丈

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



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沒未幾，而嫡奔廢立，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文帝初即位，淮南王長

高帝少子。時孝文之弟。

自以為最親

帝子。唯

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

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太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蒼等

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中郤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歿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用公言，卒亡淮



南王。蓋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廼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廼追謚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執，自使大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法。于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于殺之哉？及其旣歿，哀矜愍悼，旣爲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葬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于天下，然猶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于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爲無過矣。易曰：「童牛之牯，音谷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爲力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



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于此時

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

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

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

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

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勅。即使之歸國

于是益驕且橫。是陷長于惡也。其後不從賈生

之諫而輒王其諸子。則又失之益長。非無罪而

歿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

列侯食其租稅而巳。其力不能爲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

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爲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足以

爲危。漢之資卒啓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于失

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于象。仁義兩至者爲

何如邪。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

當以大舜爲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

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

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

涕嗚咽不能已。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咸于隱巢之事乎。昆弟



至情雖不幸迫于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掩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克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克之。太宗睠睠眷音于諸王之別。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克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三更處其中。謂之五主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

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

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

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內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臣按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于大妯。故慈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于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于後世帝王。或能于此。則不能于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于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



自入焉嗚呼苟能克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于  
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皇以武惠妃之  
璽皆為庶人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王廢武惠  
人為尋賜死為臣下明皇殺御是則不能  
克其類也苟不能克其類則為善豈不出于利心  
哉

以上論天理人心之正三長幼之序

大學衍義卷之八終

大學衍義卷之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對  
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  
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國君昏禮太昏既至冕  
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

人以德  
以禮



親捨敬是遺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太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  
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  
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  
始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  
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昏媾之禮凡人皆所當知

國不苦無  
益之臣美  
之不可已  
也如是天

况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  
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  
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  
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  
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  
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  
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



善美含而悔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九二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未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睽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

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晉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于武氏不足恠也隋文創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以為永鑒也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下兌下震長男兌少女也故曰歸妹象曰歸妹



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兌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皆中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徇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士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

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為戒云。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不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家語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二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為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為貴，而有帥人之智。



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為婦而剛強則婦不婦矣，為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者，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至於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

黎民敏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蔽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為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為易則啓



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  
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  
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不可若是必期其  
効也然知為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  
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  
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  
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其言而莫予  
違也苟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戒也幾微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也百工熙哉熙廣也  
也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拜主也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下君大言而疾曰颺  
曰念哉率作興事率也總也慎乃憲憲法也欽哉欽敬也屢省  
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  
事隳哉隳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蓋當是時治定  
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于天壤之間鳳儀獸舞  
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  
可恃也真情所發見于歌詠唯時者謂無時而

成于樂此  
帝庭之盛  
際也



不戒也。惟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為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于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為起，謂有所作興也。臯陶之意則歸重于君，謂事雖作于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日念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廢。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欲

事起有得  
遠大

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隳。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為勅天命而作，君臣唱和乃無干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後之人主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惟辟作威福謂慶賞之類

箕子作也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也而汝

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謂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謂差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

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

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

不可上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履之

不可易臣而福威則盜上柄矣臣而玉食則僭

上之奉矣大夫為此則害下家諸侯為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不奪不蹙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嘗僭天子魯之二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迪吉從逆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篡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于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



如漢董賢者

詩<sub>風</sub>摯兮鄭國刺忽也邱公名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摯兮<sub>風</sub>摯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偕予和女摯兮摯兮風其漂女漂猶飄也叔兮伯兮偕予要女也要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強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弱而反強者由尊者當強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強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

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稟于君摯兮摯兮風其吹女諸大夫處強臣之中猶摯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出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軋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摯兮之刺曰臣強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



盡歸祭仲生殺子奪仲得顯之其強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入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于用也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于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

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遂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屬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為非禮臣以為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

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希少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大夫之家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  
 家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天無  
 二日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  
 專之故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  
 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  
 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况大夫乎大  
 夫猶不可專况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  
 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世變至是蓋可  
 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

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  
 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  
 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  
 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世而不失者自  
 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  
 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之下以至家臣各安  
 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  
 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蓋是時諸  
 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  
 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



士大不  
知此義所  
以自存者  
危矣故曰  
君子安其  
身而后動

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  
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內  
之勢歸於一尊而內重之執成當國用事之臣  
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于篡  
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  
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  
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契吁可戒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二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為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

殺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  
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為  
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執  
宐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  
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蓋  
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  
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  
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為後世人臣  
顛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分雖嚴而上下之交



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為偽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客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為而發者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于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入以禮退入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入若將加諸膝退入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

此亦非君  
子之言

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蘋也我有嘉賓嘉賓鼓瑟吹笙笙瑟也吹笙笙瑟也鼓簧簧笙中之簧也承筐



是將承以藉之。篚以貯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也。太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群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于臣主之資于賓果為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為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

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黃髮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武王式商客之

臣按式黃髮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或其遺意與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  
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勲德者贊拜不  
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為三公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相

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

也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州之中天子選

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諸侯之賢者以為之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于如  
此其賤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言屢往士壹問之君

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

樂此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歛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

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

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略而

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

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

也獻公聞之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



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魏二臣其疾也憂側之其亡也愍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勅所御饌往祭房玄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色加劇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自上夢徵若生平及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為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

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則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學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學不



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黜削髮削笄。僞音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下廉耻不行。大臣無音迺音重權太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頑頓音無耻集音無節集正集無節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音取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

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脩。坐音罷音軟音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責大臣定有其學矣。猶未斥然正以音呼音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音嬰音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



大學後註 卷之九  
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  
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  
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設之所致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  
周公獻下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主以禮遇  
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  
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宰籠之祿  
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

藉于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  
親臣退焉自卑于下如僕隸趨走之唯恐後上  
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  
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  
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大學衍義卷之九 終



夫士之於天雖人倫之至而  
其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夫士之於天猶天之於地也





